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羣書句解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銓

校對官編修臣于 鼎

謄錄監生臣徐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羣書句解卷八

宋 熊節 撰

熊剛大 註

說說者解
說其義

養心亭說

此篇言養心在於寡慾寡而又寡以至於无則聖人地位

濂溪先生

孟子曰

孟軻氏云

養心莫善於寡欲

欲者人所不能无但保養此心莫盡善於鮮有

其欲

其為人寡欲

為人苟自能鮮有欲心則不為外物轉移

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

此心雖或有其為人多欲心必為外物轉移

雖有

存焉者寡矣

此心雖或有存時亦少

予謂養心

我言保養此心

不止於寡

而存耳

不止是使欲少而後心自存

蓋寡焉以至於無

自始焉之欲以至終焉

之无

無則誠立

无欲則真實无妄而此心之誠以誠立則本體清明无不透徹

誠立賢也

无欲是由寡以至於无无則真實无妄是用功於此者故方是賢者之事

明通聖

也

至於誠立則本體清明无不透徹是又聖人地位矣

是賢聖非性生

如此則曰賢曰聖非

由性分

必養心而至之

皆必保養此心而後能至

養心之善有大焉

保養此心之盡

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若用功於此而已

張子宗範

張姓宗範其字

有行有文

既有德行又有文章

其居背山面水

所居之後則背山前則面水

山之麓構亭

於山之林木幽暗中創亭

甚清淨而潔

子偶至而愛之

我偶來此山而甚愛此亭

因題曰養心

因題其扁以養心二字

既謝

張宗範既來相謝

且求說

且索子所謂養心之義

故書以勉

故寫此說以勉

其進也

愛蓮說

此篇形容蓮花出於淤泥而不染其污真可為花中之君子矣

水陸草木之花

生於水生於地若草若木之花

可愛者甚蕃

所可好者甚多

陶淵明獨愛菊

晉朝陶潛字淵明獨好菊花

自李唐來

自唐以來君姓李故曰李

唐世人甚愛牡丹

世之人皆好牡丹

予獨愛蓮之出於淤泥而

不染

我獨好蓮花生於淤泥之中而色不緇染於音於

濯清漣而不妖

浣於清水中

而花不妖治

中通外直

其莖中虛而通外勁而直

不蔓不枝

不如草之延蔓不如木之

枝有香遠益清

香愈遠而愈清亭亭淨植

亭亭立貌潔淨而植

可遠觀而不

可褻翫焉

可以遠看不可近翫褻音薛

予謂菊

我言

花之隱逸者也

花之清幽如隱逸者

牡丹

我言牡丹

花之富貴者也

花之艷麗如富貴者

蓮花

花之君子者也

花之貞潔如君子也

噫

嗟嘆語

菊之愛菊之陶之後

鮮有聞

陶淵明之後有聞愛也者

蓮之愛

蓮之好

同予者何人

與我同者

誰牡丹之愛

牡丹之好

宜乎衆矣

宜其皆如是也

保身說

此篇論明哲保身之道深責漢末諸賢危言取實禍之非

司馬先生

天下有道

有道世

君子揚于王庭

君子之人奮揚於朝廷之上

以正小

人之罪

則能糾正小人邪惡之罪

而莫敢不服

即无不服

天下無道

濁亂世

君子囊括不言

君子之人以有言為戒猶謹結囊口而不出也

以避小人之禍

所以然者恐中

而猶或不免

如此尚不能自免

黨人

朋黨之人指漢末李

膺范滂輩言也

生昏亂之世

生於昏闇濁亂之世

不在其位

不安厥位

四海橫

流

天下汚濁之波汎濫洋溢

而欲以口舌救之

而膺輩不察其禍乃欲以言語而挽其末

流之臧否人物自相褒貶議人品激濁揚清汚濁者激而去之清

潔者揚之譬之蛇虺蟲之傷踐虎狼之尾狼

獸之傷人者以至身被淫刑淫濫之刑禍及朋友其流

及同志士類滅善類皆為之陷而國隨以亡而國不

亡不亦悲乎可哀夫惟郭泰郭泰姓泰名諸賢中既明且

哲是時所謂以保其身能保全其申屠蟠申屠姓蟠名

者獨遠見義而作是易所謂於事之不俟終日而不待

也卓乎其不可及已若二人者卓卓乎出於衆也

也若二人者卓卓乎出於衆

用法說此篇言為政當使寬猛相濟則其政和

漢家之法已嚴矣漢室之用法可謂極嚴而崔寔猶病其寬名崔寔

政論一篇且病其法失於寬縱何哉何蓋衰世之君世衰主弱率多柔懦大

皆柔而无斷懦而不立凡愚之佐凡下愚昧之唯知姑息但務姑息且安息

是以權幸之徒所以權貴寵幸之徒有罪不坐有罪而不能加之以罪豪猾

之民豪俠姦猾之百姓犯法不誅麗於刑而不能誅之以刑仁恩所施其仁愛恩

澤加之所加之止於目前終於眼前奸宄得志故姦賊之徒紀綱

不立小曰紀大曰綱故崔寔之論寔之為以矯一時

之枉以矯正一時

非百世之通義也

非是百世通行之義也

孔子

曰夫子政寬則民慢

為政失之寬則民敢慢侮

慢則糾之以猛慢則糾之以猛

則必繩糾

猛則民殘太威猛則殘暴於民

殘則施之以寬殘則施之以寬

施放之寬柔寬以濟猛寬柔而復濟

猛以濟寬威猛而復濟

是以和政剛柔相濟皆適乎中

斯不易之常道矣

此可為百世不為

變常行之道矣

元亨利貞說此篇言元亨利貞四者文公先生有心性情三者之分

元亨利貞性也

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通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天之性也

長收藏情也

元主春生亨主夏長利主秋收以元生以貞主冬藏天之情也長上聲

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

即此元以生物即此亨以長物即此利以遂物即此

貞以成物仁義禮智性也

得天德之元為性之仁得天德之亨為性之義得天德之

利為性之禮得天德之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
仁為

惻隱義發見知羞惡禮發見能

辭遜智發見別是非人之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

以智知者心也

即仁而愛即義而惡即禮而讓即智而知人之情也惡鳥去聲

性者心

之理也

性乃此情者心之用也

情乃此心者性情之主

也心統性情而為主也

程子曰

伊川其體則謂之易其體則名之曰易

其理則謂之道其理曰道名其用則謂之神其妙用不測

正謂此也正言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出於天自謂之

天道名曰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論上天之賦謂之天命

名曰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地之德主生亦謂此也

亦言是也

盡心說此篇言性乃理之全體而其於心人惟

所遺

盡其心者能全盡此知其性也是能知所知其性則知

心之理

天矣能知所受之性是言能盡其心云盡是知此性知乃

此知此性則知天也知此性便蓋天者理之自然天乃

而然人之所由以生者也人有此則性者理之全體乃性

是理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人因具是理心則人之

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心乃具衆理而天大無外

故理大而性稟其全而此性獨故人之本心此心在

其體廓然其本體廓然其亦無限量无所不包惟其桔

於形氣之私人惟局於形滯於聞見之小拘於所聞是

性理學書句解

六

以有所蔽而不盡

是以此心為物欲蔽塞不能全盡其理

人能即事即物

苟能隨一物

窮究其理

各有以窮極其理

至於一日

則一會通貫

徹

混會融貫明通透徹

而無所遺焉

而一无所遺焉

則有以全其本心廓

然之體

則斯能全此心至大之體

而五行之所以為性

得五行之秀而為性與

天之所以為天者

與天理之自然者

皆不外乎此

並不越而一

以貫之矣

曰心曰性曰天自可貫而一矣

孝悌說

此篇言性則以仁為孝悌之本言行則以孝悌為行仁之本

或曰

謂或

程子以孝悌為行仁之本

程伊川以孝於父母悌於長上為行仁之

本根又曰論性則以仁為孝悌之本言仁則復以仁為孝悌之根本何也

是如曰仁之為性言仁為愛之理也愛之理也愛之其見於用其

於則事親從兄始于孝於親弟於兄仁民愛物終于仁乎民愛乎物皆其為

之之事也皆其行仁之事也此論性以仁為孝悌之本者然也

仁是本根孝弟皆由是次第而推故曰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如此但親者我之所自出

但父母吾身之所由生兄者同出而先我兄者與我同出於父母而先生於我故事

親而孝事親而能盡其孝從兄而弟從兄而能盡其弟乃愛之先見而

尤切者又愛之所當先而愈切於己者若君子以此為務如君子能即是為先務

而力行之於行至於行成而德立之德由是而行既盡而去

聲則自親親而仁民兄則由事親從仁民而愛物又自仁民而推

其愛物其愛有差等厚於親而薄於民厚於民而薄於物固有差等之殊其施有漸

次而後乎親而後乎民先於民而後於物又有漸次之序而為仁之道而道行仁生

而不窮矣生生不息此學孝弟所以為仁之本也又學孝與弟

行仁之本蓋由仁而論孝弟自是仁發出故言仁為孝弟之本由事親從兄仁民愛物而論則孝親弟兄仁民

愛物自此而發故言孝弟乃行仁之本學者能沉潛涵泳則得之矣

仁說此篇言仁包義禮智三者无所不實曰愛曰公此特仁中之一事未足名仁之全體

人之性人有此性仁義禮智曰仁曰義曰禮曰智四德具焉四者之德

咸具于中其愛之理則仁也仁主於愛宜之理則義也義主於中

於宜宜之讓之理則禮也禮主於讓讓之理則知也知主於知

智主於知知之理是四者雖未形曰愛曰宜曰讓曰知雖未發見而其

理固根於此而其理已萌于內則體實具於此矣則其本體亦在乎內性

之中只有是四者一性之中只有仁義禮智萬善皆管乎是焉萬善於此

而管攝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所言愛之理是乃天地生物之心是即

天地生育而其所由生者也人生得天地生物之心具於心而為性則愛之理也

故仁為四德之長

四德之序而仁為其首

而又所以兼包焉

而其體包義禮

智惟性之中

惟其一性之內

有是四者

有此四德

故其發見於外則

其

形著

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

是則謂之情形著之初則

謂之端有惻然其隱則是仁發見之初知愧知惡則是義發見之初或辭或遜則是禮發見之初辨是非則是

是智發見之初

而所謂惻隱者

但所言惻隱一端

亦未嘗不貫通焉

何又

曾弗通貫羞惡辭遜是非之三端

此性情之所以為體用

以性而言仁為體而言禮

智其用以情而言惻隱為體而羞惡辭遜是非其用

而心之道

此心道則主乎性情

者也

具此理則為性情之主

人惟已私蔽之

人為私欲蔽同

以失其性之理而為不仁

失其本性之道理故發於外者不能推此仁

甚至

於為伎為忍

極而為狠暴為殘忍伎音至

是豈人之情也哉

此豈是人本然

之情由仁而發者

是以為仁

所以求仁

莫要乎克己

无先乎克己私

已私

既克

已之私去

則廓然大公

則洞然至公廓然入聲

而其愛之理而

愛

之道

素具於性者

常具於性之中者

無所蔽矣

无所蔽塞

則與天地

萬物

則大而天地次而萬物

血脉貫通

生生一脉常相流通

而其用亦無不

周矣

是仁之用无不周徧

故指愛以名仁

直指愛為仁

則迷其體

以情為性

則失其體

而愛之理則仁也

愛之道理者則是本體之仁

指公以為仁

直指

仁公為

則失其真

公未便是仁則失其仁之本

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

也

蓋公則此理流通而能仁

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

靜而見諸心是四者皆性

德動而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達

動而達諸用此四者皆情之初

其

名義位置

其得名之義如愛曰仁宜曰義之類與位序布置如先仁次義次禮次智之類

固不

容相奪倫

其次序倫理固不可奪

然而

轉語唯仁者為能推之而得

其宜

惟有此仁推之而至於得其所宜

是義之所存者也

即是仁中之義之所在

唯仁者為能恭儉而有節

惟仁人至於恭儉而有限節

是禮之所存

者也

是即仁中之禮之所在

唯仁者為能知覺而不昧

惟仁人至於知覺而

罔所是智之所存者也是即仁中之此可見其兼包而

貫通者

此可知其仁包義禮智惻隱貫通夫羞惡辭遜是非

是以孟子於仁

所以孟軻

於統言之曰統而仁人心也以仁為人之心蓋仁該四德心具象理亦猶

在易

又經如

乾坤四德

乾坤元亨利貞之四德

而統言乾元坤元也

只總言乾元坤元元即仁也亦包亨利貞三德

然則

轉語在學者其可不以求仁

為要

而在後學可不推本而以求仁為先

而為仁其可不以克己為道乎

求仁之方可不以克去己私為務哉

錄

錄者紀錄其事

雍行錄 此篇言人之見識各有差等

伊川先生

元豐庚申歲

元豐年號也庚申之歲

予行雍華間

我行雍華之中

關西學

者 關西路為學之人

相從者六七人

從予之遊者凡七人

予以千錢掛馬

鞍

吾以錢一千懸於馬鞍之上

比就舍則亡矣

近歸家則此錢已无

僕夫曰僕

且非晨寢而亡之

非是早間寢來行李而失之

則涉水而墜之

則是渡水

之時墜於溪矣

予不覺嘆曰

吾不覺形詣嗟嘆而言曰

千錢可惜

失錢一可惜為可惜

坐中二人應聲曰

同席之中有二容應聲而言曰

千錢亡去

一千之錢忽至亡失

甚可惜也

誠是可惜

次一人曰

又有一客言曰

千錢微物

一千之錢其利微細

何足為意

何必累後一人曰後至一水中囊中不在水

之中囊可以一視一皆可人亡人得一人失之又何嘆乎又

必形於予曰我使人得之吾既失之則非亡也則不可

矣而嘆夫有用之物私竊自嘆錢者若沉水中若落之

則不復為用矣則不可再用矣至雍以語呂與叔曰此與呂與

叔人之器識固不同謂器足以用世識足以察自上聖

至於下愚上自聖人下至愚人不知有幾等聖與愚高下同行者

數人耳凡與吾同遊其不同者如此也一人一見其不與

叔曰

呂與叔答云

夫數子之言何如

六七人之言者為是

予曰

謂我最

後者善

其後至一人之語為至善

與叔曰

呂與叔云誠善矣

其言誠然觀

先生之言

但以先生有用之說後至一人之言

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

則見其為知大體之所在而不知其用之不可亡也

予因書而誌之

吾因是書後

十五年

自是而後又十五年

因閱故編

因觀舊書

偶見之

此誌

思與叔

語

時呂與叔已死

不幸早死

不幸先已下世

為之泣下

因為之愴其淚

書近思錄

此篇言集周程張四先生之遺言以

所為後學入道之方

文公先生

淳熙乙未之夏

淳熙年號乙未歲之夏

東萊呂伯恭

呂姓伯恭字東萊其號也

來自東陽

東陽婺州自婺州來

過予寒泉精舍

過於文公寒泉之書院

留止

旬日

留之居十餘日

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

相與共讀溪明道伊川

橫渠四君子之書

嘆其廣大閎博

嘆其具載是道廣大而不可究浩博而不可求

若無

津涯

茫無涯岍

而懼夫初學不知所入也

慮初學之人不知入道之方 不

共撮取其闕於大體

因與共采輯其有闕是道之大體

而切於日用者

而實切於平 以為此編

集為編總六百一十二條

總六百餘條

分四十卷

分為四卷

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

凡志學之士求其端

緒而篤處已治人之要即以治人之道與夫辨異端觀聖

賢之大略與辨異端似是之非皆粗見其梗槩皆可略

槩以為窮鄉晚進私竊自謂有志於學有志於吾而無

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雖無賢師良友相誠得此而玩

心焉苟得是一編而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亦可以窺

門戶而深造之矣初意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而後求

二程先生遺書沉潛反復深潛思索優柔厭飲以取其博而

反諸約焉徐讀飽味取之則其宗廟之美譬之宗廟百

浩博撮其簡要

官之富

百官之富盛人
不得其門而入者

庶乎其有以盡得之

觀此書
後庶幾

可以盡
得之矣

若憚煩勞

若夫所謂畏
探索之煩勞

安簡便

惟相安
於簡便

以為取

足於此而可

以言具足於是而
復更加窮理工夫

則非今日所纂集此

書之意也

又豈吾今日采輯
是書之本意哉

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辯

辯者辯
論其非

無極辯

此篇力排陸象山言無極之非蓋元
極而太極也者是无形而有理也

文公先生

來書反復

象山所寄之
書反復其語

其於無極太極之辯詳矣

於无
極而

太極之辯論
已詳備矣

然以其觀之

但以此
觀此

伏羲作易

伏羲始著
易之畫

自一畫以下

從一畫而下至於六畫

文王演易

至周文王推而演之為易之辭

自

乾元以下

從乾卦大哉乾元而下至於六十四卦

皆未嘗言太極也

皆未嘗指

言太極而孔子言之

至孔子作辭繫易始言易有太極

孔子贊易

孔子贊述易道

自太極以下

從所謂易有太極一句而下

未嘗言無極也

未嘗指言無極而

周子言之

至周濂溪太極圖始言無極而太極

夫先聖後聖

先聖人後聖人

豈不

同條而共貫哉

豈不同其條共其貫

既蒙不鄙而教之

既不相鄙薄而垂教

某敢不盡其愚也

可不盡其愚見

且夫大傳太極者何也

且易大傳

所言太極謂何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

即兩儀四象八卦所以然之理

具於三

者之先

而太極則在兩儀
四象八卦之先

而蘊於三者之內也

復蘊藏於兩儀

四象八卦之中

聖人之意

夫子之意

正以究竟至極

正是窮究是理之至極

無

名可名

无得名

故特謂之太極

故以太極一字名之

猶曰謂舉天下

之至極

舉天下之言至極者

無以加此云爾

无可加於是

初不以其

而命之也

初不即中字而名之也

至如北極之極

至若在天北辰之極

皇極

之極

洪範皇極之極

民極之極

周禮民極之極

諸儒雖有解為中者

諸儒

注書固有訓為中者

蓋以此物之極

蓋謂此物之極至

常在此物之中

常在

物之中四面

非指極字

不是指此極

而訓之以中也

以名之極

者至極而已

極者至極之理

以有形者言之

即有形象者言之

則其

四方八面

四方者東西南北方八面者四方合四隅而數之

合湊將來

方方面面皆來

都無向背

无背无向一切停勻

一一均正

故謂之極耳

更无

去處故謂之極後人以其居中

後之儒者即其居於中

而能應四外

而能應乎

之外故指其處以中言之

故指其所在以中言之

非以其義

不是

義為可訓中也

可以訓為中

至於太極

至於太極二字

則又初無形

象方所之可言

欲見而无形象欲尋而无方所不可得而名言也

但以此理至

極

但即是理之極至

而謂之極耳

故名之曰極是即所謂无極而太極

今乃以中

名之今乃遽即中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其於言太極

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而弗克悟乎人通書

性命章周子通書理其首二句言理初兩句次三句

言性下三句次八句言命下八句故其章內一章無此

三字無理性而特以三字而特即理名其章以表之此

一章表而出之則章內之言其一章固已各有所屬矣各各皆

蓋其所謂靈祈言匪所謂一者祈言二乃為太極靈乃

太極之至靈一乃是而所謂中者祈言中乃氣稟之得

中是形生後稟天地之中與剛善剛惡所稟剛之好者為義剛之惡者為暴

狼之屬柔善柔惡者為五性柔善者為慈祥柔之惡者為懦弱之類中與剛善剛惡柔

善柔惡是謂五性而屬乎五行己上五者之性不同莫非五行之參差為之初未嘗

以是為太極也何嘗即此中為太極且曰今象山謂中焉止矣中焉止矣

一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又下係乎陰陽之二氣金木水火土之五行化生

萬物之云化生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象山此言不知

何等文字義理如此今來喻乃指其中者為太極今來喻乃指此中字便為太極

而屬之下文而謂之連屬下文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則又理有未明則又太極

之理有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而弗克悟乎人
未能明而

若論無極二字

如論周子無極二字

乃是周子灼見道體

乃是濂漢洞見

是道之本體

說出人不敢說者

言人所不能言者

令後之學者

使後世學

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

了然見太極之妙

不屬有無

有非真有無非果無

不拘方體

无方可求无體可見

若於此看得破

如就此窺見得透

方見得

此老

方知此濂溪翁

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

真是心會上聖以來不曾傳授

之秘

非但架屋上之屋

非特如象山所言无屋而太極是屋上架屋

疊牀上

之牀而已也

牀上又疊牀也

今必以為不然

今必為不如此

則是理有

未明則太極之理有未能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而弗克悟

乎人言之意者三至於大傳易之繫辭既曰言既形而上者謂之道矣

著而在上名之曰道而又曰復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循環不已名之曰道

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豈是果以陰陽為形上之道正所以

見一陰一陽於此見得陰之與陽雖屬形器雖不過屬形下之器然其所以

一陰一陽者謂以一陰一陽所以互根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是乃太極之使

也然故語道體之至極故言是道本體之至極者則謂之太極則名之為太極

語太極之流行言太極之流行於一陰一陽間則謂之道則名之曰道雖有

兩名太極與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非有二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漢

所以言无極而太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无方所之可求以爲在

無物之前謂其在於未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則有

之後此理未嘗不在以為在陰陽之外謂其在於而未嘗不行於

陰陽之中則陰陽之運行以爲通貫全體謂其通前後

全體無乎不在无所往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又无

之可寻无影響之可見蓋前兩節是今乃深詆無極之

非今象山顧乃深則是以太極則以為有形狀方所矣

為有形有狀
有方有所
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
便指一陰一陽為形而上之道
則

又昧於道器之分矣
所謂道形而上器形而下者又分別不分曉矣
又於形而

上者之上
又且於形而上之
復有况太極乎之語
又有所謂太極者
則

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
又是道之上復有一物名為太極蓋太極

即形上之道而陰陽即形下之器不可指陰陽為形上也
此又理有未明
此亦太極之理有未

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
而弗克悟乎人言之意者四
至某

前書
至如我前日書
所謂不言無極
所謂不則太極同於一物

則太極不過只如一物
而不足為萬化根本
不足為天地萬化之根本
不言太

極不說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則無極淪入空寂之鄉而不能為萬化

之根本而不能為天地萬化之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此上六句乃是推明

周子之微意以為當時若不如如此兩下說破以為一時若不

二者分別說出則讀者錯認語意則讀者誤認發言之意必有偏見之病

則所見必徇於一偏聞人說有見人言言即謂之實有實有以此為見人

說無見人言無極即謂之真無耳便以此為真無此自謂如此我自謂如此數

語說得周子之意道得濂溪之意已是大故分明已極分曉老兄猶

以為未穩象山尚言未安是又理有未明是太極之理有未能明而不能

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

而弗克悟乎人言之意者五

來書又謂大傳

明言易有太極

象山來書既說大傳分曉謂易有太極矣

今乃言無何耶乃

說无極如何

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

此愈非所望於天資高明之君子

老兄

且謂大傳之所謂有

象山且說易繫之言有極

是果如兩儀四象八

卦之有定位

果猶兩儀生四象象生八卦各有定位

天地五行萬物之有

常形耶

天地金木水火土與夫萬物各有常形耶此言有非果有本出於无也

周子之所

謂無

濂溪之所謂无極

是果空虛斷滅

是果虛無寂滅

都無生物之理

耶

盡無陰陽化生萬物之理耶此言無非真無實擊其有也

此又理有未明

此亦太極之理

有未明

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

而弗悟乎人言之意者六也

老子

復歸於無極

老子言此身再歸於無極

無極乃無窮之義

无極是乃无窮盡之

意

如莊生入無窮之門

猶莊子言入無窮極之門

以遊無極之野云

耳

以遊無窮極之野老莊俱是虛無之學故其言相合如此

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

非如濂溪所言无極之意

今乃引之

今象山引老莊而言

而謂周子之言

且云濂溪

說實出於彼

實自老子出

此又理有未明

此亦太極之理有未能明

而不

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

而弗悟人言之意者七也

高明以為如何

高明之見將謂若何

皇極辯

此篇力排孔安國以皇訓大以極訓中之失蓋皇極也者君道是也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

洛書有九數而五位其中

洪範九疇而皇極居

五皇極居次五

而故自孔氏傳註

自漢孔安國傳註洪範傳去聲

訓皇

極為大中

以大訓皇以中訓極

而後之諸儒

而後來諸儒

一皆祖其說

並皆傳述其言

嘗以經之文義求之

曾即洪範之字意義求之

文有以知其

必不然也

蓋知其斷不如此

蓋皇者君之稱也

皇乃人君之稱

極者至

極之義

極乃至極元以復加之義

標準之名

準則可以示人之謂

常在物之中

央

常常在物之中央

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

四方之外皆觀望此取正

也者故以極為在中之至則可以此極為在中而直謂極

為中則不可而便以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如北斗謂天之極

屋棟之為屋極屋棟謂屋之極其義皆然其理皆如此而周禮所謂

民極周禮六官言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毛詩商頌言四方之極於皇

極之義為尤近於皇極意義更切近顧今之說者顧今之說者為書者既誤

於此而失之於彼既誤於此以皇極訓大中而於民極四方之極又失其旨義是以其

說展轉迷謬所以其言反覆昏迷而終不能以自明也至末不能通曉即

如舊說便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更不復問其他處但於洪範之文

只於洪範 易皇以大 改皇字 易極為中而讀之 為中 字

而誦 則所謂大作中 所言皇作極 大則受之之屬 皇則

則是大 為何等語乎 此成何 故予竊獨以為皇者君也

故我獨言 極者至極之標準也 極為至極 人君以一身

一人主即 立乎天下之中 居于四方 而能終其身

以為天下至極之標準 以作天下至 則天下之事 則天

事固莫不協於此 自無不 而得其本然之正 而得本然

天下之人 凡天下 亦莫不歸於此 亦无不 而得其固有

之善焉

而全其固
有之理

所謂皇極者也

是所言皇
極者如此

是其見於

經者

是其著見之
於洪範者

蓋皆本於洛書之文

悉出於洛
書之文

其得

名

得皇極
之名

則與夫天極屋極民極

則與所謂北辰之極
屋棟之極生民之極

皆取居中而取極之意

皆是其居在於中四方
取此為至極更無去處

初非

指中為極也

即不是以
中為極

則又安得而訓之哉

則又奚可
以中訓極

哉曰皇建其有極者

經言皇建
有極云者

言人君以其一身

是言
人主

即此
身

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

而立天下至
極之準則

曰斂時

五福

經言合是五
福斂去聲

用敷錫厥庶民者

用而散與
百姓者

言人君

能建其極

謂人君出而以身建至極之理

而於五行焉得其性

於金木水火土

則得其金木水火土之性

於五事焉得其理

於視聽言貌思則得其視聽言貌思之理皆

因五福之所聚

極建而五行得性五事得理是為五福之聚

而又推以化民

而復施之

則是布此福而與民也

是即推是福以與百姓也

曰惟時

厥庶民

經言惟是其衆民

于汝極

于君極

錫汝保極者

與君保極言民

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

謂民視君為至極之準則而順其化

是以此還錫其君

則又以其君歸於其君

而使之長為天下之標

準也

俾之常常作天下至極之準則也

曰允厥庶民

經言凡爾衆民

無有淫朋

無有淫過

人無有比德

人無有阿比之德比去聲

惟皇作極者

惟君立極

言民之所以能若此者

謂百姓所以能如此無朋無比者

如皆君之德

非無

有德有以為至極之標準也

足以為天下至極標準

曰凡厥庶民

經言凡爾衆百姓

有猷有為有守

有謀有為有操守

汝則念之

君則當念之

不協于極

不合於是極

不罹于咎

亦不至遭於咎惡罹音離

皇則受之者

君亦无不受之

言君既立極於上

謂人君既建此極於上

而民之後化

而庶

民從順其教化

或有遲速深淺之不同

或遲或速或深或淺自有不同

則其有

謀為操守者

其謀者求盡是極之道守者固執是極之道

修固當念之

而不忘

固當念念及之而不替

其不盡從

其有弗克盡從吾化

而不底於大

戾者

而不至於大違戾此道

亦當受之而不拒也

君亦當容受而無所拒

曰

而康而色

經言庶民安其顏色

曰予攸好德

謂我所好者德好去聲

汝則錫

之福

君則與之以福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則是人皆趨人君之極

言人有

能革面

謂此人化為人能改其為惡之面言小人

而以好德自

名

自以好德為言

雖未必出中心之實

縱非其中心之實然

亦當教以修

身求福之道

君亦當誨以修己獲福之理

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

而勉其實也

則是人亦得以君為至極之準則而勉焉以求盡其實也

曰無虐鬻獨

經言無侵虐斃而無兄弟者獨而無子者斃音羣而畏高明而憚勢位人尊貴之人之有

能有為

人之有才使蓋其行俾進其德而邪其昌者而能有謀為

國賴以於百姓言君之於民謂君之不審問其貴賤強弱不其

貴者賤者強者弱者而皆欲其有以進德欲其皆故其有才能者

故其人有才而能者必皆使之勉進其行必盡俾之勉之而後國

可賴以興也然後邦國可藉此而興隆曰凡厥正人經言凡其既富

方穀既富矣而納之于善汝弗能使好于而家汝弗能俾之有所藉而顧于其家好

去時人斯其辜是人必將取罪而去于其無好德不復有好德心汝雖錫

之福

汝雖與之以福

其作汝用咎者

其起而報汝惟用惡道而無善矣

言須正

人者

謂須是正直人

必先有以富之

當先使之富足

而後納之於善

此繼

則可導其內善

若不能使之有所顧於其家

若非有以俾之有所藉而顧其家

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

則是人必流於不義

不復更有好德之心

矣

又安有所謂好德之心哉

至此而後始欲告之以修身求福之說

至於此而始思喻以修己獲福之道

則已緩不及事

已失之緩慢不及於為矣

而其起

而報汝

而是人起而施報于汝

惟有惡而無善矣

惟知有惡而不知有善

蓋

人之氣稟不同

人之稟氣有清濁昏明之不同

有不可以一律齊者

是又

難以一是以聖人所以立極於上者立至極之上
等齊之是以聖人所以立極於上者準則於上至

嚴至正

端正嚴

而所以接引於下者

所以引誘

至寬而廣

寬洪廣大不沮

其為善之心雖彼之所以趨於此者

雖是百姓之趨於此極

遲

速真偽

无朋比而化之速者不協極不懼咎者則化之遲者而康而色曰好德則未知其真偽

才

德高下

化之速者則才德之高化之遲者則才德之下

有萬不同

有萬等不齊

而吾

之所以應於彼者

我所以接於彼矜憐撫養

矜恤摩懇惻周盡

惻

詳未嘗不一也

未始不一

曰無偏無陂

經言無不中無不正陂音賁

遵王之義

皆循人君無有作好無自私自作

遵王之道

一皆率由人君所由之道

無有作惡

無有私自作惡惡去聲

遵王之路

一循由

之無偏無黨

無偏私無黨與

王道蕩蕩

一循人君恢廣之道

無黨無偏

無黨

與無偏私

王道平平

一循人君平易之道平音便

無反無側

無反復無倚側

王道正

直

一循人君正直之道

會其有極

合其一身之極

歸其有極者

以歸于人

言民皆不溺於己之私

謂百姓皆不以從夫上之化

順

從人君之教化

而會歸於至極之標準也

會之歸之皆以人析君為至極之準則

而言之

言分而

則偏陂好惡

則前面所言偏陂好惡

以其生於心者

言也

此四者是生於心者

偏黨反側

上面所謂偏黨反側

以其見於事者言

也此四者是見於事者遵義遵道遵路前解見方會于極也於此極

蕩蕩平平正直前解見則已歸于極矣則歸極了已曰皇極之

敷言經言以君之道布其命于下是彛是訓理不外此有常之于帝其

訓者然此有常之理亦上天之所賦於人者則此教乃天之教言人君以身為表謂人

至君以一身為極之標準而布命於下而布其教語於下則其所以為常為

教者則君之是彛是訓一皆循天之理皆是循夫天之正理而不異乎上

帝之降衷也此理無異上天降於下民者曰允厥庶民經言凡其庶民極之

敷言是極之布為教語者是訓是行因此教而服行之以近天子之光者

得以親近人君光明之德言民於君之所命謂庶民即君之訓命能視以為教

能觀此以為教語而謹行之恭以則是能不自絕則能不自棄絕而有

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而此身得被人君曰天子作

民父母經言人君作民之父母以為天下王者而為天下所歸往之王言能

建其有極謂能建立是極所以作民父母是以為百姓父母而為天下

之王也而天下尊之曰君不然不如則有其位則有君之位無其德

無君之德不足以建立標準無以建立天下至極之準則子育元元愛養衆民

而履天下之極尊矣而處天下至尊之位矣天之所以錫禹天以洪範

與九疇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箕子以洪範九疇言之武王其大指蓋

如此其大意雖其雅興深微雖是雅言與義深妙精微或非淺聞所

能究有非淺陋者所能推究然嘗試以是讀之但嘗試即此誦之則亦坦

然明白蓋亦平易分曉而無一字之可疑者而一字但先儒昧無可疑

於訓義之寔然孔安國不明訓義之真寔音實且未嘗講於人君修身

立道之本又不曾講明人主修己立道之根本既誤以皇極為大中既錯認皇

為大極又見其辭又觀其而含洪寬大之意皆是舍

復誤認以為所謂中者又復錯指所言中者不過如此乎是殊不

知居中之中

初不知居中之義

既與無過不及不同

自不可與無過無不

及並

而無過不及之中

不失之過不失之不及此所謂中

乃義理精微

之極

乃是義理之至精至微處

有不可以毫釐差者

固不容差之毫毛

又非

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名也

又不是含糊塗善惡二者俱無分別之謂

今

以誤認之中

今即錯指之中

為誤認之極

為錯認之極

不謹乎至嚴

至密之體

不於本體嚴密處而務究其微

而務為至寬至廣之量

泛然欲為

寬廣之度量

則漢元帝之優游

如漢元優游不斷

唐代宗之姑

息

唐宗之姑息敗事

皆是物也

並是以此而失之

彼其是非雜揉

彼二君是

是非非錯雜賢不肖混殺賢者與不肖者殺亂不分方且昏亂陵夷

之不暇方自昏晦終亂陵遲夷滅之不遑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况

其斂極之福與民乎吾意如此吾之意而或者疑之而或猶有以疑於此者

為經言無偏無陂謂經之無偏而不平陂而不正無有好惡無有私則作好惡

所謂極者是其言極豈不實有取乎得中之義其義亦若取得中之言

而所謂中者而謂之中者豈不真為無所去就憎愛之意乎

豈不真是泛然包容無所去就無所憎愛乎吾應之曰吾答之云無偏無陂者無

偏無所陂不以私意而有去就爾不以吾之私意去就而已然曰導王之

義但其言循人君之義

則其去惡而從善

則是舍惡而就善當去當就

未嘗不

力也

何嘗不篤於行

無作好惡者

無作好無作惡

不以私意而自為憎

愛爾

不以吾之私意憎愛而已

然曰遵王之道

循人君所由之道

遵王之路

循人君所由之路

則其好善惡惡

則是其知善為可好知惡可惡

固未嘗不明

也何嘗不知

是豈但有包容

是豈只務含容

漫無分別之謂

都無別判

之言如漢唐優游姑息也

又况經文

別是經言

所謂王義王道王路者義曰

曰道三者

乃為皇建有極之體

乃為人君建立是極之本而所謂無所

偏陂反側者

曰無偏陂曰無反側

自為民歸有極之事

乃為庶民會歸是極

事之其文義亦自不同也耶其文理意義亦自不一必若子言必如或者

言之吾恐天之所以錫禹吾慮天之錫於禹者箕子之所以告武王

者箕子之言於武王者上則流於老莊依阿無心之說上則失於老莊周

依阿無所裁決之言下則溺於鄉原同流合汙之見下則同於鄉原謹愿人同

之見流合汙雖欲深體而力行之雖欲深體此理而行於身是乃所以

幸小人而循君子無所別白以為小人之幸方欲以是而循君子之道又何以立

大本又安能立是極之本領而序彛倫哉而俾常理之得其序哉作皇極辨

故著為皇或曰或人又謂皇極之為至極何也皇極而有至極之名如何

予應之曰

吾又

人君中天下而立

人君以一身中立於天下

四方面

內

四方之人皆面其內

而觀仰之者

觀而仰之

至此輻湊

於此會合猶車馬之相駢

湊

於此而皆極焉

於是而極至更無去處

自東而望者

由東而望乎此

不

能過此而西也

不能過此而之西

自西而望者

由西而望乎此

不能踰

此而東也

不能過此而之東

以孝言之

且舉孝之事言

則天下之孝

天下

之孝於親者

至此而無以加

到此則無以加矣

以弟言之

又舉弟之事言則

天下之弟

天下之弟於長者

至此而無以過

至此無以過矣

此人君之

位之德

此人君之位與人君之德

所以為天下之至極

以此為天下至極之標準

而皇極所以得名之本意也

此正得以皇為君極為至之本意

故惟曰

言故但

聰明睿智

有聰明聖智之德

首出庶物

出於眾人之上

如所謂天

下一人而已者

猶言天下但有一人而止

然後有以履之而不疚

而後

可以履天位而無所病

豈曰含容寬裕一德之偏

豈謂寬容一偏之德

而足

以當此哉

而可以當是位哉

客曰唯唯

或人唯唯受命

因復記於此

又

記之

於是以前之未盡

以發揮吾言未盡者

論

論者講論其義理

顏子所好何學論

此篇言顏子所學學以至聖人之道惜其天年不永幾於化而

未至於
化也

伊川先生

聖人之門

夫子

其徒三千

徒弟三千人

獨稱顏子為好學

獨許

顏淵以好學兩字

夫詩書六藝

夫詩書六藝之文

三千子非不習而通

也

三千之徒非不習熟貫通

然則語

轉

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

顏子獨稱好學

不知其所好何所學

學以至聖人之道也

學之為學將以求至聖人之道

聖人可

學而至歟

所謂聖人可由學而至其地位耶

曰然

固可由學而至學之之道如

何

所以學為聖人之道又何如

曰云

天地儲精

天地蘊精英之氣

得五行之

秀者為人

人稟得金木水火土之秀氣於心為最虛

其本也真而靜

其本然之體真

實而凝靜其未發也

無所感觸發見於外

五性具焉

五常之性全具於中

曰仁義

禮智信

愛之理為仁宜之理為義讓之理為禮知之理為智信則實有此理

形既生矣

人之

生有此形質

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

則耳目口鼻之形外觸於物則其心不能

不其中動而七情出焉

此心既動七情乃起

曰喜怒哀樂愛惡欲

曰喜曰怒曰哀曰樂曰愛曰惡曰欲

情既熾而益蕩

七情勝而愈蕩其中

其性鑿矣

五性鑿而非渾成之體矣

是故

轉語覺者約其情

有知覺者則約其情之流使合於

中使之過失正其心

而後可以正吾之心養其性

正其心而後可存養其性故曰

性其情

故言性其情蓋所發皆理也

愚者則不知制

下愚之人不知制其情縱

其情而至於邪僻

恣其所欲以至於邪僻

梏其性而亡之

害其本性

至於亡滅

故曰情其性

故云情其性蓋凡學之道

凡學之道

凡人為正學之道

其心

心必先正其心使不偏

養其性而已

以存養此性而已

中正而誠則聖

矣

此心不偏不倚以至天理充足此聖人事也

君子之學

為學

必先明諸

心勿為物欲昏蔽

知所往

審其適然後力行以求至

而後勉力

而於道

求所謂自明而誠也

蓋曰知覺以全此實理也

故學必盡其

心

盡此心為學當先至

盡其心

心至得此則知其性

則明本知

其性

明得本心之理

反而誠之

自反而無一實

聖人也

此乃聖人地位故

洪範曰

書洪範篇云

思曰睿

思而至於無所不通

睿作聖

無所不通則為聖人誠

之之道

誠之者人之道學聖人者也

在乎信道篤

在於篤於信道

信道篤信

篤則行之果

則行之也必果確

行之果

行之果確

則守之固

則守之也必堅

固仁義忠信

四者之理

不離乎心

全具於中造次必於是

頃刻之間亦必

在顛沛必於是

顛倒之時亦必於此

出處語默必於是

或出或處或語或默

亦必久而弗失

至於久焉猶且弗失

則居之安

順適而安

動容周旋中

禮舉動容貌周旋

之間無不合禮

而邪辟之心

淫邪非僻之念

無自生矣

無自而起

矣故顏子所事

故顏回平日所從事者

則曰非禮勿視

則曰非禮不正之色

之視不非禮勿聽非禮不正之聲耳不之聽非禮勿言非禮不正之言口不之道非

禮勿動非禮不正之動亦不妄動仲尼稱之夫子則曰云乃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得一善則切切然服守於心宵之間而不敢失也又曰

言又不遷怒怒於甲者不移於乙不貳過過於前者不萌於再有不善或有不善未

嘗不知未有知之未嘗復行也既知之不復行之此其好之篤

此其好學之道也學為聖人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四者無不

禮所異於聖人者所以與聖人微有間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聖人

無所思而自得不勉而中無所勉而自中從容中道雍容不迫自然造道顏子則

必思而後得顏回則必待有所思而後造道必勉而後中必待有所勉而後中道

故曰故顏子之與聖人顏子之視孔子之相去一息孟子曰

孟子言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至理充實於內而光輝發見於外謂之大大而

化之之謂聖大而化則無迹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又極

而至於妙不可知則謂之神顏子之德顏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

矣可謂至理充實而光輝發見矣所未至者所以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固執之者也

非化之也未至於聖人無迹之妙以其好學之心但即其好學不倦之心假

之以年若更與之壽考則不日而化矣不待歲月之久故仲尼

曰所以夫不幸短命死矣惜其天年不幸也蓋傷其不得至

聖人也蓋惜其不得至所謂化之者所謂化之云者入於神而

自然造於神妙之地不思而得不待思而自得不勉而中之謂

也不待勉而自得孔子曰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七十歲從吾

不踰矩是也自不過於規或曰或人聖人生而知之者

也聖人生而知此理者也今謂可學而至今言可由學而至其有稽乎其有

所攷曰然云如孟子曰孟子堯舜性之也堯舜乃天性之自然

武反之也湯武以修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而生

者也知此理 反之者而修為 而得學而知之者也由學而知 又曰云

孔子則生而知者也知夫子乃生而 孟子則學而知者也知此理者也

孟子則學而後人不達 後人不達後來之 以謂聖本生知聖人本

之非學可至非由學而可 而為學之道遂失而為學之

不求諸已不反而 而求諸外憫然而 以博文強記巧文

麗辭為工以博學於文強記其語巧 榮華其言夸耀於

鮮有至於道者言辭雖好神鑒已昏少 則今之學則今

有敏於與顏子所好異矣其比顏子之學不同

好學者而所好亦異矣 嗟哉

性理羣書句解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羣書句解卷九

宋熊節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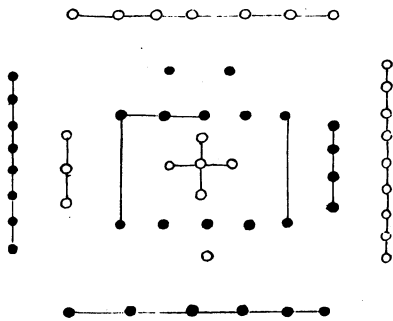
熊剛大註

圖

圖者圖
寫其像

河圖之文前七二後一六左三八右九四居中者五與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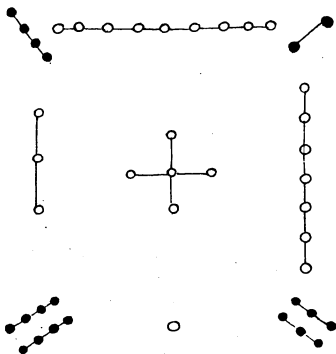
河圖象數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天數五地
 數五五位相得而各
 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
 數五十有五此所以
 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洛書範數

洛書之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央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證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天一地二

天數一
地數二

天三地四

天數三
地數四

天五地六

天數

五地
數六

天七地八

天數七
地數八

天九地十

天數九
地數十

天數五

謂一三五
七九也

地數五

謂二四六
八十也

五位相得

天地之數
各有五位

皆自
相得

而各有合

又各有
相合處

天數二十有五

以一三五
七九合而

算之則二
十五數也

地數三十

以二四六
八十合也

凡天地

之數

合天數
地數

五十有五

以二十五
十則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

變化而行鬼神也

是成天地之變化而行其妙
用也此以上係夫子繫易之辭

文公引之自此以
下乃文公解說

此一節

此一
段夫子所以發明河

圖之數也

孔子發河圖之秘而言之

天地之間

天高地中之

一氣而

已只是一流行之氣

分而為二

二散而

則為陰陽

則為一陰一陽

而

五行造化

金木水火土之造作變化

萬物終始

萬物之有終有始

無不

管於是焉

莫不皆管攝於是

故河圖之位

河圖數法之位序

一與

六共宗而居乎北

一數與六數共類位乎北

二與七同朋而居

乎南

二數與七數同侶位乎南

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

三數與八數同

其道位乎東

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

四數與九數為儔位乎西

五與

十相守而居乎中

五數與十數虛而不用相守位乎中

蓋其所以為

數者蓋合計其所謂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不越乎各一陰陽一奇一

耦一奇數一耦數以兩其五行而已有在天五行之象有在地五行之形則是

兩其五行也所謂天者所言天者陽之輕清而居乎上者也

以陽氣輕清而位乎上所謂地者所言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

者也以陰氣重濁而居乎下陽數奇凡陽之數皆單奇一三五七九

天一天三天五天皆屬乎天莫不屬乎天之陽所謂天數五也

是謂天數五也陰數耦凡陰之數皆雙耦故二四六八十地二地四地六

地八皆屬乎地莫不屬乎地之陰所謂地數五也是謂地數五也

天數地數

天之數地之數

各以其類而相求

各各以類相求所謂

五位之相得者然也

是言天數五地數五各自相得者如此

天以一

生水

天之一數地之一數

而地以六成之

地以六數與天一之數合而成之

地

以二生火

地之二數以二生火

而天以七成之

天以七數與地之二數合

而成

天以三生木

天之數以三生木

而地以八成之

地之數以八

與三並居於左以成之

地以四生金

地之數以四生金

而天以九成

之

天之數九與四並居于右以成之

天以五生土

天之數以五生土

而地

以十成之

地之數十與五並居于中以成之

此又所謂各有合焉

者也

此又是天地之數各自相合者如此

積五奇之數

積一三五七九之數

而

為二十五

合之則二十五

積五耦而為三十

積二四六七八九十之數合之

則三

合是二者

又合二十五及三十數

而為五十有五

共成五十

五此河圖之全數

此河圖所謂全數如此

皆夫子之意

莫非孔子

意而諸儒之說也

亦諸儒之議論也以上係專說河圖自此以下互說圖書

至

於洛書

及至洛書之文

則雖夫子所未言

雖是孔子未說

劉歆所

謂相經緯表裏者可知矣

漢劉歆云河圖洛書相經緯相表裏以此說觀之

亦可或曰或人

河圖洛書之位與數不同何也

河圖

之位與數與洛書之曰朱子河圖以五生數河圖

生水生二生火三生木四生金五生土五者皆生數也統五成數統六七八九

而同處一方生數成數蓋揭其全以示人揭是數

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而言常數洛書以五奇

數以中央四方統四耦數統四隅之而各居其所

各居一位蓋主於陽以統陰蓋主於奇數之陽而肇其

變數之用也而開其變曰或人其皆以五居中者

何也問圖書並以曰朱子凡數之始凡數一陰一

陽而已矣

皆本於一陰一陽

陽之象圓

陽主於動圓者徑

一而圍三

圓物徑量一度環而圍之則有三度

陰之象方

陰主於靜則其象方

方者徑一而圍四

方物徑量一度圍而量之則有四度

圍三者以一

為一

圓三者陽也以一畫為一

故參其一陽而為三

三其一畫而為三

圍四者以二為一

圍四者陰也以二畫為一

故兩其一陰而為

二

兩其一畫而為二

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

三其陽之一畫故曰參天

兩其陰之一畫故曰兩地

三二之合

三天數與地二數相合

則為五矣

則共

成五此河圖洛書之數

此圖書之數

所以皆以五居中

也並以五然河圖以生數為主河圖以一生水二

位乎中金五生土五者皆生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中央

數也河圖以此為主虛五之數不用者亦具五生數之象不特合中央四方而論

見其生數只論中央亦自有一五其下一點下面天一之象也即天一其

生數上一點上面地二之象也即地二其左一點左

一點一天三之象也即天三其右一點右邊地四之

點象也即地四其中一點中央天五之象也即天

金之象土之洛書以奇數為主洛書中央四方故其中之

所以五者

故其中虛五之數不用者亦自具五奇數詳味下面亦字可見

其下一

點亦天一之象也

下面一點

即天一之象蓋洛書之一數居下

其左一

點亦天三之象

左邊一點

即天三之象蓋書之三數居左

其中一點

中央

點亦天五之象也

一點

即天五之象蓋書之五數居中

其右一點

右邊一點

則天七之象也

即天七之象蓋書之七數居右

其上一點

上面一點

天九之象也

即天九之象蓋書之九數在上

其數與位

河圖洛書之數與其

位皆三同而二異

天一天三天五三位與數皆同只有上一點圖為地二書則天

九右一點圖為地四書則天七此二位與數俱異

蓋陽不可易

一三五乃陽數也圖

書俱不易 而陰可易 二四乃陰也河圖位 成數雖

陽 生數本為陽成數本為陰以成數 固亦生之陰

也 對生數而論成數雖有屬陽者 中央之五 中央五數 既為五

數之象矣 既自有五 然則 轉語 其為數也奈何 其所

以為數 曰 朱子 以數言之 即其 則通乎一圖 則通

之內 由內及外 自內 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 則通

有所積之實 然河圖之一二三四 河圖一數二 各

居其五象本方之外 五居於中一二三四環列 而

六七八十者

而六數七數八數九數十數者

又各因五以得數

無非因此五而得數故一得五則為六而居于下二得五則為七而居于上三得五則為八居于左四得

五則為九居于右十得五則為十五居于中

以附于其生數之外

處于一生水二

生火三生木四生金五生土生數之外而為六七八九十之成數

洛書之一三七九

洛書之一數三數七數九數

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

五居中一三七九環

列各居一方而在五數之外而二四六八者

而二數四數六數八數

又各因其

類各各因以附于奇數之側

以處于一三七九奇數之側

蓋中者

為主

虛中五數為主

而外者為容

外列五數之旁則為容

正者為君

居中得正而側者為臣側處四旁有臣之象亦各有條而不紊也

各有條理曰或人言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河圖五十五數洛書四十五數

多如不曰朱子云河圖主全河圖之數故極于十十為數

河圖之數極而奇耦之位均自中而及四旁每位各一奇一耦而均一矣論

其積實論其所積之實則耦贏而奇乏也偶數滿而奇數不足蓋陽數二十五陰數

三十也贏音盈洛書主變洛書之數故極于九九為陽究陽究者必變故洛書

之數終而其位與實而其位序皆奇贏而耦之也奇數

耦數不足蓋陽數二必皆虛其中也必皆虛其中也必各各虛其中河

然後陰陽之數

與後陰陽數均於二十而無偏爾

均於二十而無偏爾

則陰數二十陽數亦二

二十均平而無所偏曰或人

其序之不同何也

其位序之不同曰子

云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

河圖即生出而言

則始下初則下次

上第二則

次左第三則

次右第四則

以復于中再歸而又始

于下也

又自始以運行之次言之

即運行之次

則始東

初自屬

木次南

第二則至南木生火也

次中

第三則至中火生土也

次西

第四則至西土生金

也次北

第五則至北金生水也

左旋一周

左運一轉

而又始於東也

又自

東始是水

其生數之在內者

其相生之數在中者

則陽居下左居一

下三居左而陰居上右也

右一居上四居皆陰數也

其成數之在外

者

其相成之數在外者

則陰居下左

左六居下八居皆陰數也

而陽居上右也

右七居上九居皆陽數也

洛書之次

洛書之次第

其陽數則首北

一陽數之始居

北次東

三陽次居東

次中

五陽數居中

次西

七陽數居西

次南

九陽數居南

其陰數則首西南

二陰數之始居西南

次東南

四陰數居東南

次西北

六陰

數居次東北也

八陰數居東北

合而言之

又合則首北而言

一居北故始北

次西南

二居西南故次西南

次東

三居東故次東

次東南

四居東南故次東南

次中

五居中次西北

六居西北故次西北

次東北

七居東北故次東北

而究於南

九居南故其運行其運行則水克火由北而南南屬火是火克水

火克金由南而西西屬金克木由西而東東屬木克土

由東而中中屬土是木克土右旋一周右運而土復克水也則由中而北又

是土是亦各有說矣各各皆有意義曰或人言其七八九六之數

不同何也河圖洛書七八九六之數不同如何曰朱子云河圖六七八九河圖

六七八九之數既附于生數之外矣既處於在內一二三四五生數之外此陰陽

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八一少陰六老陰七少陽九老陽自一而五為進自六而八為退

陽數五為饒其九者九數河圖生數一三五之積也合生數一三五積而

陰數四為乏其九者九數河圖生數一三五之積也合生數一三五積而

計之其故自北而東

自北之一數至東之五數

自東而西

又得中之五而位於

西而為九以成於四之外

在右邊四數之外而為成數

其六者

河圖六數

生數二

四之積也

合生數二四積而計之其數凡六

故自南而西

自南之二數至西之四數

自西而北

合為六數而位於北

以成於一之外

處於下方一數之外而為成數而

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

七為少陽位於南自西而南乃老陽之變而少者

八

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

六為少陰位於東自北而東乃老陰之變而少者

此又

陰陽老少

此又老陰少陰老陽少陽

互藏其宅之變也

交互藏其所居之變洛

書之縱橫十五

洛書直數橫數各十有五

而七八九六

七八九六之數

迭為

消長

互消互長

虛五分十

虛中間五數下用

一含九

上下九二

含八

西南北

一三含七

右左七

四含六

東南西北

六參伍錯綜

相

參伍橫
相錯綜

無適而不遇其合焉

無所往不
合十數

此變化無窮之

所以為妙也

此變化無窮
盡所以至妙

曰言

聖人之則之也奈何

伏羲則河圖畫易禹則
洛書以著範是如何

曰朱子

則河圖者虛其中

法河圖則

當明其
虛數

則洛書者摠其實也

法洛書則皆
摠其實用

河圖之虛五

與十者

河圖虛其中
五與十之數

太極也

是為奇數二十

除虛五之
外合一三

七九而計之數
奇者二十

耦數二十者

除虛十之外
合二四六八
而計之數之耦者二十

兩儀也

即奇為陽耦為陰是以太極生兩儀也

以一二三四

以在內一二三四之生數為

六七八九者

合在外六七八九之成數

四象也

即兩儀生四象

析四方之合

分四方以

為乾坤離坎

乾居南坤居北離居東坎居西

補四隅之空

補四

方之角隅空處

以為兌震巽艮者

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

八卦也

即四象生八卦

洛書之實

洛書實用

其一為五行

一數則為一次一五行

其二為

五事

二數則為次二五事

其三為八政

三數則為次三八政

其四為五紀

四數

則為次四

其五為皇極

五數則為次五皇極

其六為三德

六數則為次六三德

其七為稽疑

七數則為次七稽疑

其八為庶徵

八數則為念用庶徵

其九為

福極

九數則為五福六極

其位與數

其位次與數

尤曉然也

分曉見人或

言洛書而虛其中五

洛書虛其中與五數

則亦太極也

亦是太極奇耦

各居二十

奇數凡四耦數凡四除虛中數外奇則一三七九其數二十耦則二四六八其數二十

則亦兩儀也

亦是兩儀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之數含九八七六

六之數

縱橫十五

直數橫數皆十五數

而互為七八九六

七八九六則少陽八則少陰

九則老陽六則老陰

亦四象也

亦是四象

四方之正

四方相對之正以為

乾坤坎離

乾坤離坎東南西北

四隅之偏

四方之用空處

以為兌震巽艮

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則亦八卦也

亦是八卦

河圖之一六為

水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故曰一六為水 二七為火地二生火天七成三

八為木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言三八為木 四九為金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言四九為金

五十為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言五十為土 則因洪範之五行河圖水

即洪範之數是而五十五者河圖五十又九疇之子目

也即九疇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是則洛書固可以為

易則洛書亦可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矣而河圖亦可為範又安知

圖之不為書又何以知書之不為圖也耶書不為圖耶曰朱

言是其時雖有後先河圖出於羲洛書出於禹其時有后先不同數雖有多

寡

河圖五十五數洛書四十五數雖若多少不一

然其為理但於道則一而已亦

一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

然易之書是伏羲先得此圖而成

而初

無待乎書

初不必待夫洛書

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

洪範之篇是大

禹獨得洛書

而未必追考乎圖耳

又未必追攷河圖

且以河圖

而虛十

若即河圖五十則洛書四十五之數也

便是洛書四十

五虛五

若只就河圖五十數而虛其五

則大衍五十之數也

則又是大衍五

十之積五與十

積五數與十數

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

又是洛書

直數橫數

以五乘十

以五數乘十數

以十乘五

以十數乘五數則又皆

大衍之數也

又是大衍五十之數

洛書之五

洛書五數

又自含五

又自得

天一地

二天三

地四天五之數

則得十

合之而通

為大衍之數矣

又可

通作

大衍之數

積五與十

即五

與十

則得十五

合為十

而通為河圖

之數矣

又可通作

河圖

五十有五之數

苟明乎此

苟能

則橫斜曲直

或

橫

或斜或曲或直

無所不通

彼此無

河圖洛書

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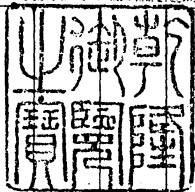
又豈有先後

與書

彼此之間哉

何嘗有先後之

殊彼此之異哉



性理羣書句解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二

詳校官監祭御史_臣邱文愷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_臣于鼎

謄錄監生_臣夏雲霄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

宋 熊節 撰

熊剛大 註

圖

先天圖

此圖明陰陽自然相生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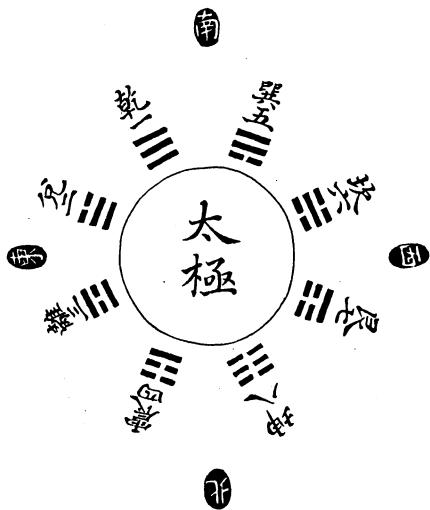
康節先生

伏義八卦次序



太極

伏義八卦方位



伏義六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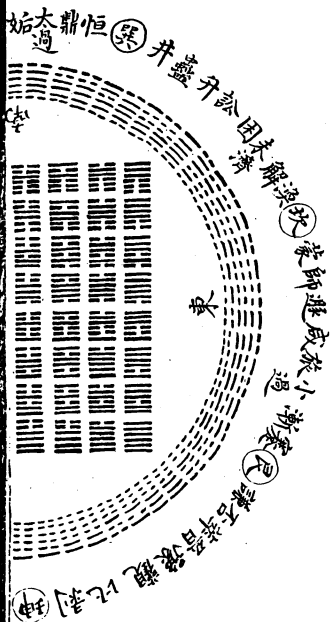
復	頤	屯	益	震	隨	无	明	賁	家人	蠱	艮	同人	解	中	歸	睽	兌	履	泰	大	需	小	大	夬	乾	坤
									離																	乾
																				太陽						
																										陽

六十四卦 三子卦 十六卦 八卦 四象 兩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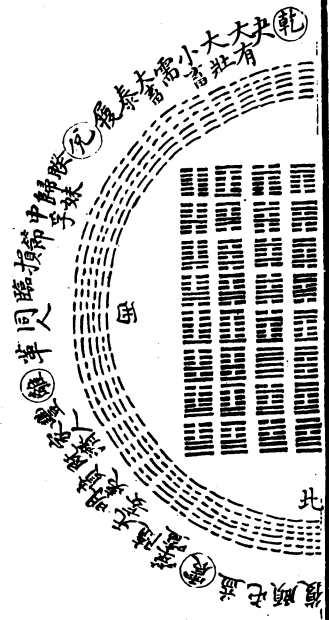
四卦次序

坤	剝	比	觀	臨	晉	萃	否	謙	艮	蹇	小	旅	咸	遁	姤	巽	坎	解	未	困	訟	升	益	井	巽	恒	鼎	大	過
								艮																巽					

伏 義 六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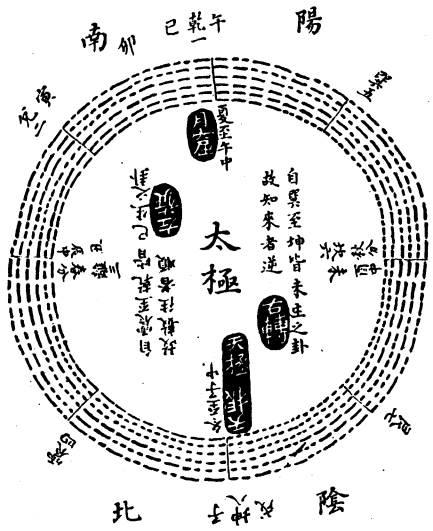
四卦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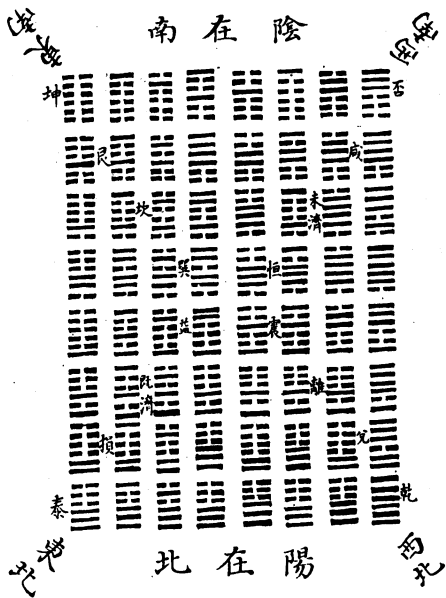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易

伏羲六十四卦圓圖



伏義六十四卦方圖



邵子曰邵堯夫言大傳云易係天地定位乾為天坤為地其位既定山澤

通氣艮為山兌為澤其氣交通雷風相薄震為雷巽為風二者相附水火不相射

坎為水離為火二者不相入射音亦八卦相錯合此八卦相錯雜數往者順之卦

則以順數之即圓圖左旋自震而至乾也知來者逆即圓圖右轉自巽至坤

也是故語轉易逆數也作易以逆推來事此一節明伏羲八卦此

段言伏羲蓋乾南坤北乾居南坤居北離東坎西離居東坎居西震東

北震居東方兌東南兌居東南巽西南巽居西南艮西北艮居西北

方八卦相錯者八卦相錯者明交相錯而為六十四明其交錯雜

而成六十四卦自震至乾為順自震卦至乾卦為順數自巽至坤為逆自巽

卦至坤卦數往者順推數已往者順若順天而行猶順天道而行是左

旋也是自左而旋皆已生之卦也皆是已生之卦故云數往故曰

於往猶自今日知來者逆知方來者逆若逆天而行猶逆天

是右行也是自右而行皆未生之卦也皆是未生之卦故云知來

也故曰知之於來猶自今日而逆數來日也夫易之數先天易數由逆而成矣自

數而六十此一節直解圖意此一段直解先天卦圖大意固嘗推

之固嘗推太極既分太極之理分剖太極即圖中樣白處是兩儀立矣圖

生出生第一爻左一奇數為陽右一耦數為陰此即一分而二太極生兩儀也陽上交於陰又

第一爻生第二爻左一奇數之陰下交於陽右一耦數

陽進而上交右一耦數之陰下交於陽右一耦數為陰一奇為

下交左一奇數之陽而四象生矣左邊第二爻一耦為陰一奇為

為柔是即二分而四兩儀生四象也陽交於陰又自第二爻生第三爻左

耦之陰交於陽一耦之陰而而生天之四象第三爻左

者凡四乾一兌二離三震四是為剛交於柔左邊第二

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天之四象也剛交於柔左邊第二爻之剛畫

交於柔柔交於剛又以柔畫而生地之四象第三爻右邊

者凡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為八卦相錯乾兌離震

少剛少柔太剛太柔地之四象也八卦相錯巽坎艮坤

八者交相錯雜而後萬物生焉而後萬物自此生焉是即一分為

二此便是太極二分為四兩儀分四分為八四象分八

分為十六八卦之上各加一十六分為三十二十六各分

為三十二一奇一耦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三十二之上各生一

猶根之有幹正如木根幹之有枝又有枝愈大則愈小

根本愈大愈細則愈繁條幹愈細枝葉愈多此只是一

十六生三十二三是故轉語乾以分之陽到乾六陽之

坤以翕之陰到坤六陰已極震以長之復為震宮初卦

上聲巽以消之始乃巽宮初卦長則分陽長方始有消則必分之理

翕也陰消方始有必翕之理迨翕盡而為純坤及到陰氣翕歛已盡而為六陰之坤

又非靜了便動且不是翕盡而為坤靜了又便動而為陽此又有所謂太極

在一靜一動之間坤陰方靜復陽未動中一動一靜而靜

為坤動而為復天地人之至妙則為靜極復動豈不妙哉一

動一靜之間此正所謂非動非靜在動靜之間蓋於是時坤陰收歛已盡復陽包含未露坤復之

中乃是本然之靜不與動對而為動靜之根本邵子以為坤復間太極朱子以為無極是也天地人

之至妙至妙者上已言天地人之至妙此又以至妙至妙言之所以見其妙之至極不可得而

形容故又云所以無極之前太極未有陰含陽也此時

陰靜然已包得有象之後既有形陽分陰也陽動而關

陰為陽之母此言復生於坤故陽為陰之父此言姤生

陽為姤故母孕長男而為復坤復二卦相並於下坤六

孕長男父生長女而為姤乾姤二卦相並於上乾六陽

女之象是以陽始於復復卦始而陰起於姤也陰生自

嘗有詩曰蓋嘗即此而耳目聰明男子身耳總目明又

洪鈞賦予未為貧天道賦予萬善須探月窟方知物指

卦言月陰也窟指一陰生處始卦居於先天圖之上故言手探人物生生於天地間人陽物陰方知物猶言始

知其為未躡天根豈識人指復卦言天陽也根指一陽陰也

足躡豈識人猶言乾遇巽時觀月窟乾與巽相值於此不知其為陽也

地逢雷處看天根坤地也震雷也坤與震相值於此可見天根之妙

閒來往始復二卦循環無窮皆太極之妙三十六宮都是春即八卦

之數言也乾一則二宮兌二則三宮離三則六宮震四則十宮巽五則十五宮坎六則二十二宮艮十則二十

八宮坤八則三十六宮一陽既復運於三十六宮莫非春意是以圓圖言也此詩以

圖而若夫方圖如彼中造化尤妙造化之又嘗有詩曰

樣方圖造化尤妙理愈妙

曾有天地定位乾居西北角對坤居東南角故云天地定位也否泰反類天地居

東北角對天地否居西南山澤通氣艮為山次於坤兌為澤次於乾相對

角其道相反故云反類而立故損咸見義山下有澤為損次於泰山上有澤為通氣義昭然可見雷風相薄震為雷巽為風居中恒益起

兩交股處其意居震巽之旁以發其意水火相射坎為水次艮離為

射音既濟未濟水火則為既濟次於咸水火則為四象

亦相交四卦象相交謂如正為乾坤變為否泰正為艮兌變為損咸正為震巽變為恒益正為坎離變為既

濟未濟各成十六事合而言之則八卦相盪八卦更

各四卦成此十六卦相推盪為

主聖學書句解

六十四

乃成六十四卦

又合圓圖方圖而並論

若又合方圖二圖並言

圓

圖其陽在南

圓象天即天而論則東南陽氣之所升故陽在南

其陰在北

北乃陰氣

嚴凝之地故陰在此

方圖其陽在北

方象地即地而論則東南雖陽氣之所升而輝光所照常

在乎北故陽在北

其陰在南

推其陽在北則東南陽升之方却背乎陽故陰在南

此尤造

化之妙處

此愈見造化之至妙至妙者也

圖雖無文

先天之圖雖無文字可見

吾終

日言

我盡日所言

未嘗離乎是

不曾舍此

蓋天地萬物之理

蓋天地萬

物消息盈虛之理

盡在其中矣

盡在此圖之中矣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一

宋 熊節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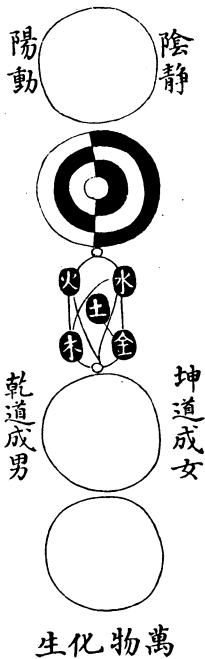
熊剛大 註

圖

太極圖

此圖明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五行化生男女萬物聖人則為民物之主焉

濂溪先生



朱子曰

文公云

○ 樞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是所定極

之中而有至

定極之理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

所以為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

本然之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

然又不能出於陰陽之外即

陰陽而指其本體

就陰陽中推

出本然之體不離乎陰陽而為言

耳不外陰陽而為言也 ㊦陰動 此陽靜 ○太極之動而陽靜而陰

也此即太極之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 中太極者其本體也 中樣小圈是即太極

體之本 ㊦陽動 者陽之動也 謂陽動而陽 ○太極之用所以

行也太極者為用故為 ㊦陰靜 者陰之靜也 謂靜而陰 ○

太極之體所以立也靜者為體故為 ㊦陰中 者陽動 之

根也乃陽動之所由以生也 ㊦陽中 者陰靜 之根也乃陰靜之所由以生

也水 土金 五行此陽變陰合 是陰陽動 而生水火木 金

土也而生水火五行 變者陽之變也 陽變者陽 合陰

者陰之合也

陰合者陰之凝合也

水陰盛故居右

左陽右陰乃陰之盛故

居於右火陽盛故居左

火乃陽之盛故居於左之上

木陽穉故次

火木陽之少故次於火

金陰穉故次水

金陰之少故次於水

土冲氣故居

中土為中氣故居中央

而水火之



根陰根陽交系於上

而水火之交相

系屬於左右之上

陰根陽陽根陰也

水為陰根于陽動火為陽根于陰靜水而

木由水而木

而火由木而火

而土由火而土

而土由土而金

由土而金而

復水

由金而又水

如環無端

如環之轉初無端倪

五氣布

是五行之氣順布

四時行也

木主春火主夏金主秋水主冬四時以行

○ 極太

◎

陰靜陽動

水土金五行一陰陽是五行之運只五殊二實其名

則有金木水火土五者之殊其本則不外乎陰陽二氣之實無餘欠也既無有餘又無不足

陰陽一太極陰陽之運又只精粗本末太極為精陰陽為粗太極

為本五無彼此也同是一理無太極本無極太極之

形上天之載即上天無聲臭也無聲可聞無臭可接五行之生

五行各一其性其性各一如火燥水溼氣殊質異其

既殊其各一其○極各其一無假借也自然而然非有所相

借假真精此無極二五此無極之理二所以妙合氣五行之精



而無間也

所以妙於凝合無間斷也

○乾道成男乾男坤女乾屬陽父

道也故成男坤屬陰母道也故成女以氣化者言也以氣之變化不可見者言各一

其性

乾健坤順故男剛女柔各具一性

而男女一太極也是為男女各一太極

○萬物化生

萬物化生天下萬物以形化者言也亦有是氣則有

是形以形之變化可見者言各一其性飛潛動植而萬物一太極

是萬物各一太極○此以上引說惟人也只有生

得其秀而最靈

稟二氣五行之秀而其心為最靈

則所謂人○極者

則凡所言於是乎在矣於此乎在蓋人然形但人之

人之極

於是乎在矣

於是乎在蓋人

然形

但人之

○陰之為也

凝合一定者

神人之精神

○陽之發也

運用不息

者陽之發達

五性

五常之性曰仁曰水曰禮曰智曰信曰火曰土曰木曰金曰五行之德也

是即

稟五行之理以為性木神則仁金神則義水神則智火神則禮土神則信五者之德蓋無不善善惡

天地之道陽貴陰賤善惡猶言貴賤也

男女之分也

陽而貴者為男陰而賤者為女男女

之所由分也

萬事萬變萬物之象也

是萬物形著之象

此天下之

動此凡天所以紛綸交錯

所以紛擾錯雜

而吉凶悔吝

吉者動之

善凶者吉之反悔者吉之未成吝者凶之未成

所由以生也

自此而生

惟聖人者

於此有聖人

又得夫秀之精一

又有得二氣五行之秀至精而不雜至一而不二

而有以全乎○

太極

之體用者也

自有以全乎是以全體大用是以

一動一靜

所以或動或靜

各臻其極

各詣至理之極

而天下之故天下

事之常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

常感而通之於此心凝寂不動之中蓋中

也仁也

中為禮曰禮曰仁

感也

禮屬夏仁屬春造化流行發育之象乃感之事所謂

☉陽也

是謂陽也

○太極之用所以行也

動者為用即行正也

義也

正為智曰智曰義

寂也

正屬冬義屬秋造化等欽收藏之時乃寂之事

所謂○

陰也

是謂陰也

○太極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為體即太陰之體立

中正仁

義

禮智仁義

渾然全體

乃渾淪全具之本體

而靜者常為主焉

靜者常為

主於則人○極於是乎立則人之道而○極太
◎陰陽

水土金木天地日月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四時鬼神四時之運行鬼神之變化

有所不能違矣自不能違乎此君子之戒謹恐懼君子於事常戒謹心

常恐所以修此而吉也所以修此道而吉小人之放

僻邪侈小人放縱非僻淫邪驕侈所以悖此而凶也所以違悖此道而凶凶以

取禍言也天地人之道三才之道各一○極也各一陽也剛也

仁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所謂◎陽也是

也言陽物之始也萬物之所陰也柔也義也陰之氣柔之質義之

理所謂陰也是所言陰也物之終也萬物之所資以成者此所謂

易也是所謂易而三極之道立焉而天地人三才之道賴此以立實則一

○極也其分雖有三者之殊實則同一太極故曰故言易有太極變易之中有至

理極之陰陽之謂也陰陽之中指出本體而言者也

無極而太極無定極之中而有至定極之理太極動而生陽太極之有動靜即天

命之流行故方其動動極而靜動之極而復靜靜而生陰及其

則為陰故靜極復動靜之極又復動一動一靜曰動曰靜互為其根

靜極則為動之根動極則為靜之根交互為根運行不息分陰分陽靜則陰之體立而陰以分動則

陽之用行
而陽以分
兩儀立焉
於是乎兩儀體立定分不
可移矣兩儀此一一是也

陽變陰合

追夫陽變動而交於陰陰凝合而交於陽

而生水火木金土

陽變交陰

則生水金水陰也金亦陰也陰合於陽則生火木火陽也木亦陽也土則居中而旺於四者

五氣順

布自是五行之氣順序而布

四時行焉
木行於春萬物以生火行於夏萬物以齊金行於秋萬物

以遂水行於冬萬物以藏土則交旺於四時而四時行矣

五行一陰陽也

然推而上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皆不外乎陰陽

陰陽一太極

也
陰陽異分動靜異時皆不能離乎太極

太極本無極也

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無聲臭

之可言不離乎性之本體

五行之生也
天下無性外之物故金木水火土五者之生

各一

其性

質具於地氣行於天隨其所稟燥溼剛柔不同故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

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真

性無不在故無極之理真而無妄

二五之精

陰陽五行之氣精而不二妙

合而凝

有是理方有是氣有是氣則載是理故理與氣混融無間是所謂妙合而凝者乾道成

男

然又各以其類陽而健者成男則乾父之道

坤道成女

陰而順者成女則坤母之道也是人

物之始以氣定而生者也

二氣交感

陰陽二氣凝聚成形交氣感

化生萬物

遂以形化

而生人若物

萬物生生

人物生生

而變化無窮焉

而變化之道始無窮盡矣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故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而其心為最靈

所謂天地之性也

形既生矣

及形體已具

神發知矣

神氣之發心知之啟

五性

感動而善惡分

五常之性感物而動陽善陰惡各以類分是又有生之後氣質之性矣

萬事

出矣

故五性之殊散為萬事皆出於此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中禮也禮者天理之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便是中智

屬正先儒皆以正訓之性正則知得是是非非確然不易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行之也中處之也正發之也仁裁之也義莫不有以全夫太極動靜之德而無所虧凡天下之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周子此言中正仁義通書又言仁義中正中正居先者聖人以此而定人即禮先樂後之意自明而誠者事也仁義居先者聖人與太極合德渾然本性之妙自誠而明者事也而

主靜

然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主於靜靜即太極之本體主乎是則能無欲推之酬酢事物之變而能一

天下之動矣

立人極焉

人之道豈不賴此有立乎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不能外乎太極陰陽五行之理聖人一身兼具此理者也與天地合德是其德性純全

即太極之渾融中庸所謂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疇是也

與日月合其明

與日月合明是

其智昏昭融即陰陽之昭著中庸所謂如日月之代明是也

與四時合其序

與四時合序是

其誠通誠復即五行之順布中庸所謂如四時之錯行是也

與鬼神合其吉凶

與鬼神合

吉凶是其存神過化即四時變化而行鬼神中庸所謂禍福先至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是也聖人太極之全

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則闡此以定夫人豈非斯民所賴以宗主於我耶

君子修之吉

君子而未至於聖人地位惟修此道所以為善小人悖之凶小人不知

而或悖此道所以為凶修之悖之亦在敬肆之間耳

故曰立天之道

天道之

曰陰與陽

曰陰曰陽以氣言也蓋行於天者二

氣迷運故

立地之道

地道之

曰柔與剛

曰柔曰剛以質言也蓋具於地

者體質可見

立人之道

人道之

曰仁與義

曰仁曰義以理言也蓋具

於心者實理全備故以仁義言陽也剛也

又曰言原始

反終推原其始故知死生之說

原始則知生之說反終復反其終

化不窮之妙矣

大哉易也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

斯其至矣

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二

宋 熊節 撰

熊剛大 註

書

正蒙

蒙者蒙昧未明之謂正者司正之也此書係依文公採入近思錄者及聘君覺軒蔡

府教編入傳道精語者合而為一

橫渠先生

太和篇第一

此篇推明太和之氣陰陽造化人物賦受皆是物也

太和所謂道

太和即陰陽之氣也一陰一陽所以運行者謂之道

中涵浮沈升降

動靜相感之性

其中涵具二氣陽浮而陰沈陽升而陰降陽動而陰靜交相感應之性

是

生網緼相盪

網緼陰陽合氣也由是而生一往一來交相摩盪

勝負屈伸之始

陽升則陰負陽伸則陰屈自此始也

其來也幾微易簡

其初則生於眇綿之間未形未著故

曰易簡

其究也廣大堅固

究其極也則流動充滿堅實凝固

起知於易者

乾乎

知主也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自無所難故易易去聲

效法於簡者坤乎

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法乎乾成物不勞餘力故簡

散殊而可象者為氣

二氣發生散為

萬殊有形象而可見者氣之生育者也

清通而不可象者為神

其清明正通運行於

上無象可見神妙不
測氣之精粹者也
不如野馬縹緲
野馬遊氣也自非
如遊氣之紛擾朱

子曰陰陽循環如磨遊
氣紛擾如磨中出者
不足謂之太和
不可言太和之細縵
語道

者知此謂之知道
論道者知乎是則
可識陰陽之謂道
學易者見此謂之

見易
學易者見乎是則
為見陰陽之謂易
不如是
不若
雖有周公才美
雖

周公之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謂不能知此見此安得
聰明聖智者乎

太虛無形
空虛之中
初無形體
氣之本體
乃氣化本
然之體段
其聚其散
或

聚或變化之容形爾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容形言
消散
此形質後來方有一氣之初本無

也至靜無感
寂然不動性之淵源
乃是性稟
有識有知
慮有

知覺物交之客感爾與物交接其感生焉客感言此感動後來方有一性之初本無是也客

感客形變化而為客形物交而為客感與無感無形與初然無所感無所形惟盡

性者能一之惟聖人全盡此心之理則能合天人而為一也

太虛不能無氣空虛亭毒之表惟有此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此

不能不凝聚而生萬物此自無而有也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萬物不能常聚

又復消散於無何有之鄉而為太虛此自有而復歸於無也循是出入者從此氣之出而發生

者從此氣之入而消亡者皆氣使之然不然者也然則轉語

辭聖人盡道其間聖人全盡其道兼體而不累兼有無二體而

位天地之中

不累於存神其至矣必其所存者神妙詣極其至而後能也彼語寂滅者

一偏者彼談說空寂絕滅如佛老之徒者往而不返則知往而無知返於有徇生執有者

以生為生執滯有物而不化則泥物之有而不知化於無二者雖有

間矣徇生執有者猶人道之不能無視寂滅者雖有異矣間去聲以言乎失道則均

焉斷之以不知理氣之大本大原其實一而已

氣垓然太虛陰陽二氣氤氳於太空中垓暗上聲升降飛揚上騰下降運轉流動

未嘗止息無時不然虛實動靜之機陽動而生故虛陰靜而成故實妙用由是而形

故曰陰陽剛柔之始陽主健故剛陰主順故柔定體由是而立故曰始浮而上

者陽之清

陽氣輕清而上浮指天而言

降而下者陰之濁

陰氣重濁而下降指

地而言

其感遇聚結

感者氣之通過者氣之合聚結氣之凝聚而成形也

為風雨

為霜雪

為霜為雪皆二氣感遇而成

山川之融結

以至山峙川流皆此氣之融結

糟粕煨燼

渣滓微細亦此氣之成就

無非教也

此句總結上文自風雨以下煨燼以上言

陰陽二氣無大無小無精無粗皆至理之所寓也

由太虛有天之名

自輕清而上浮極空極遠者而言於是有天之稱

由氣化有

道之名

自二氣變化生生不息者而言於是有道之稱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虛與氣化付予於人者而言於是有性之稱

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性者心之理知

覺心之靈合而言
之於是有心之稱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氣之至而伸者為神氣之反而屈者為鬼良能自然而然莫之

為而為也

兩不立

兩指陰陽兩之用不立

則一不可見

則一之體不可得而見一指太極不可見

言太極隱於無也

一不可見

太極之體既不可見

則兩之用息

則陰陽之用亦止息

矣兩體者

陰陽之二體

虛實也

陽生故虛陰成故實

動靜也

陽虛故動陰翕故靜

聚散也

陽發散陰凝聚

清濁也

陽輕清陰重濁

其究一而已

究其極二氣之運只

二氣之往來氣之長則為陽氣之消則為陰也

游氣紛擾

氣游行於天地間紛擾不齊

合而成質者

合聚而凝成形質

生人

物之萬殊

則人物萬殊所以生也

其陰陽兩端

二陰陽循環不已者

推移不窮如環之轉

立天地之大義

天地大經所以立也游氣紛擾緯也陰陽循環經也。朱

子曰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

日之出為晝日之沒為夜一晝一夜乃天運之一小周息也 寒

暑者天之晝夜乎

春而夏為暑秋而冬為寒一暑一寒乃天運之一大晝夜也

天地

春秋分而氣易

天道之運春秋陰氣於此而變易

猶人一寤寐而魂交

如人醒睡之間魂與魄交

魂交成夢

魂交於魄遂成夢寐

百感紛紜

夢寐之中百般感遇

紛擾不定對寤而言對覺而言一身之晝夜也睡則為晝是即一身之晝

夜氣交為春氣之交感於時為春萬物操錯萬物流形生生對秋

而言至秋則歛華就實天之晝夜也春而生則是天之晝也秋而成則是天之夜也氣

本之虛陰陽二氣其初皆本於太虛湛本無形湛然寂然未有形體感而生則

聚而有象交感而生物則凝聚成形而有象有象斯有對既有形象必有對待對

必反其為有對待必相反雌之與雄其類不同如晝之於夜也有反必有仇相反必為

仇仇必以和故愛惡之情以是知在人為愛惡之情惡去

聲同出於太虛皆出於太虛之氣卒歸於物慾其終也歸於物慾倏而

生倏然而忽然而成就忽然而不容有毫髮之間不容

髮之間斷其神矣夫感應之速其神

造物所成人物並生皆大造無一物相肖者一物各具

相肖以是知萬物雖多以此知物其實一物其實無無

陰陽者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以此知

中間變化化只是陰陽不過二者而已

萬物形色萬殊之類神之糟粕不過上天神性與天道

云者人所稟受為性所易而已矣皆一陰一陽變易而

從稟受為大道

為繼善成性之妙

心所以萬殊者

人心之大靈應萬事

感外物為不一也

皆感物而動所以有

百千變之不一也

天大無外

天大而無不包

其為感者

其所以感應者

絪縕二

端而已

皆太和渾合自然而然也

參兩篇第二

此篇論天地陰陽常變之道

陰陽之精

陰陽之氣

互藏其宅

陰根陽陽根陰互居其所

各得其所安

各有

定日月之形

日月陰麗於有形

萬古不變

萬古如此

若陰陽之氣

至

陰陽則循環迭至

如環之運此來彼往此往彼來

聚散相盪

或聚或散交相摩盪

升降相求

或升或降交相感應

絪縕相揅

絪縕天地合氣也交相揅雜

蓋相兼

相制

相並而行相克而成

欲一之而不能

欲齊之而不可得

此其所以屈

伸無方

此其或屈或伸了無方所

運行不息

運行天地無有止息

莫或使之

初非

有以使之然也

不曰性命之理

氣非理不行有主

謂之何哉

又安能周

窮耶

陰性凝聚

陰之性主於凝結而翕聚

陽性發散

陽之性主於發達而散布

陰聚之

然陰聚之極

陽必散之

以陽氣必有發散之

其勢均散

其勢同歸於散陽為陰

累

陽方發散陰又凝合以累之

則相持為雨而降

則二氣相挾為雨而下

陰為

陽得

陰方凝聚陽得以鼓動之

則飄揚為雲而升

則飄飛奮揚為雲氣而起

故雲

物班布太虛者此所以雲氣分列於空中者陰為風驅歛而未散者

也風屬陽皆陰氣為風所驅逐不能散故如此也凡陰氣凝聚故凡陰氣之凝結陽在

內者不得出陽在陰中不能出則奮擊而為雷霆則擊裂而出為雷之聲

陽在外者不得入陽在陰外不能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則運轉不

已為風之飄舍上聲其聚有遠近虛實是氣之聚或遠或近或虛或實故雷風有

小大暴緩氣之聚遠而實故雷風大且暴氣之聚近而虛故雷風小且緩和而散則為

霜雪雨露陰陽和合而解散則為霜為雪為雨為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暄

霾陰陽不和合而解散則為昏曠為陰霾陰常散陰氣常弛受交

於陽

受陽氣之交合

則風雨調

風雨調順

寒暑正

當寒而寒當暑而暑得其正矣

天道篇第三

此篇論天道感通自然之理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

天道不言四時自行百物自生

無非至教

不以言為教故

為至教

聖人之動

聖人與天為一致故於舉動之間

無非至德

無非至德之所形

夫何言哉

又何事於聲色之未哉

天體物而不遺

體物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有今天理體之而無所遺

猶仁體事

而無不在也

正猶事事是仁做出來體之而無不在

禮儀三百

禮儀經禮也三百言

其多威儀三千

威儀曲禮也三千言其多也

無一物而非仁也

禮文大小

無非愛敬懇惻之所發
見者故無一物而非仁
昊天曰明天道及爾出王及爾

有所往之
方王音往
昊天曰旦旦亦及爾游衍衍寬縱之意及爾

無一物之不體也
凡人在因是以證體物不遺之義

上天之載上天有感必通初無安排布置有聖人之為

聖人所得為而為之也
初無勉強矯揉

天不言而四時行天本無言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聖人之道神妙無迹故推誠於此此惟正心動於彼彼

感動變神之道歟此聖人神

天不言而信

天本無言四時運行確然不易信也

神不怒而威

神妙不測赫赫在上

匪怒而威誠故信

天令推移真實无妄故能信

無私故威

天道生殺至公無私故威

運於無形者謂之道

運行於上者本無形體是之謂道

形而下者不足

以言之

形而下者未免麗於形體則器而已矣不可以道言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天道運行於上鼓動萬物聖人雖擬天地而參諸身則有

憂民之心天何憂焉

天道也

惟其不與聖人同憂此天道之自然也

聖不可知也

則聖

不可測度無心之妙

至於聖則博萬物而無心

非有心所及也

是豈容心計較者所可得而企及哉

天視聽以民

天之視聽皆因民之視聽

明威以民

天之顯顯可畏因民之顯顯可畏

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

詩言帝命書言天命其實一也

主於民心而已

焉

皆本於民情而止耳

世人知道之自然

衆人雖皆知道非可以勉強為

未始識自然之為體

爾

而所以不待勉強自然之本體則衆人由之而不知也

神化篇第四

此篇論聖人神化不測之妙

神天德

神妙不測者天之德也

化天道

變化不窮者天之道

德其體

神妙者不可窺

故為道其用

變化者尚可測故為用

一於氣而已

然天之為天皆一氣運行而已

虛明昭鑒

清明洞澈昭晰鑒照

神之明也

此至神之明者也

無遠近幽深

無遠無近無幽無深利用出入順於致用神之充塞無間也此神

方充塞上下無間隔也間去聲

大可為也德之大者猶顏子具大而化大而至於化則

域不可為也非至於聖者在熟而已亦在乎工夫純熟

矣易謂窮神知化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著萬物而

至於乃德盛仁熟之致非聖人德盛仁非智力可強也

又豈專尚智力所可勉強而得哉如顏子既竭吾才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正此是也

大而化之德大而不勉而大也是無所勉強不已而天

積而不已則不測而神矣

聖人不可知之謂神

先後天而不違

先天後天皆不違此理

順至理以推行

順天理而行知

無不合也

自無不合於天

雖然

轉語

得聖人之任者

任者能負荷聖人所

當為之事伊尹是已

皆可勉而至

亦可勉力以求至聖人之地

猶不

害於未化爾

雖未至於化不害其為聖

大哉聖矣

德之大者近乎聖人

化則位

乎天德矣

大而至於化則上達天德而為聖人矣

無我而後大

我已私也能克夫己私則其德自大

大成性而後聖

德既大矣性焉

安焉是謂聖也

聖位天德

聖人地位

不可致知謂神

不可測度而知是之

謂故神也者

為神之神

聖而不可知

即聖而不可測度之謂也

精義入神

研精義理微妙入神

事豫吾內

事理素定於內

求利吾外也

則施

於外者無不順知之功也

利用安身

順於致用以安其身行之功也

素利吾外

既順

於致養吾內也

則養於內者益以厚外交養則知行並進

窮神知化

神者妙萬

物而無方化者著萬物而有迹窮神知化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乃養盛自至

是則知行交養

德盛非思勉之能強

非思之所能得非勉之所能至強上聲

故崇德而外

故精義以致其用利用以崇其德自崇德之外

君子未或致知也

則有所不容致其力故曰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徇物喪心

遂乎外物失其本心喪去聲

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

是人心為

物慾所變移而天理滅亡

存神過化

所存者神妙不測所過化者去不留滯

忘物累而

順性命者乎

不為物慾所累則能安性命之正者也

敦厚而不化

篤厚固守而不能變化

有體而無用也

能敦厚是有體不能變化

是無化而自失焉

化而失其化之道

徇物而喪已也

乃化於物而失其已

善大德敦化

德之大者所化者厚

然後仁知一而聖人之事備

仁為

四端之首始條理事也知居四端之末終條理事也惟聖人集大成始終條理仁知之道盡聖人能事畢矣

性性為能存神

性性猶言盡性也能盡性而不失其性則胸中所存者皆神妙物物為

能過化

物物猶言物各付物也能物物而不滯於物則所過者與之俱化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

克去己私則脩身之道盡矣

存神然後妙應

物之感

所存者神然後能應事接物而妙於無迹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鑄金之模範圍巨廓也天地之化無窮

過則溺於空

中道則溺於空虛

淪於靜

淪於寂滅既不能有夫神

既不能窮理以致其知又

不能知夫化矣

則不能盡性以知天命矣

動物篇第五

此篇說人物化生之妙

物之初生

凡物之生自少以至壯

氣日至而滋息

氣日至而進故滋長生息滋息

言生而物生既盈凡物之生自壯而至老氣日反而游散氣日反而退故

游往而消散游散言消而就盡也至之謂神日至而伸則謂之神以其伸也以其生意

達之方反之為鬼日反而歸則謂之鬼以其歸也以其生意之將盡也

氣於人生而不離是氣在人於其生也不離其體死而游散者魂死於其

游散於外是曰魂屬陽聚成形質凝聚成形雖死而不散者謂魄以至

定體不易是曰魄屬陰

有息者根於天指動物也動物屬陽賦命於天故云根於天動物亦有止息之時故云有息鳥

獸之類是也不息者根於地指植物也植物屬陰質具於地故云根於地植者常常如此故

云不息草木之類是也

根於天者不滯於用

本乎天者惟其動而不居所以不滯其用

根於地者滯於方

本乎地者惟其靜而植也所以每滯於一方

此動植之分

也

此動物植物之所以分也

生有先後

人之生也先者為長後者為幼

所以為天序

此所謂得於天者自然之倫序

小大高下

有小大則有高下

相並而相形焉

相與並立象然有文以著見

是

謂天秩

此其秩然不可紊之禮無非天也

天之生物也有序

上天生物皆有不可

易之

物之既形也有秩

物之既生則當有不可紊之禮

知序然後經正

知有長幼之序

知秩然後禮行

知有此禮而後遜以行之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

人之睡既覺則形神開
爽而心與物接寤音悟 夢形閉

而氣專乎內也

夢則形神昏閉
而氣守其宅

寤所以知新於耳目

則覺

所見所聞得於
耳目者而一新

夢所以緣舊於習心

夢則多緣舊事得
於此心之習熟者

誠明篇第六

此篇論性有
差等之殊

誠明所知

實理存於內則明見洞於外
自誠而明生而知之者也

乃天德良知

天皆

德清明
曰良知

非聞見小知而已

非若常人有所聞有所見而
後知苟以聞見而知則亦淺

近而
已矣

義命合一存乎理

當為而為之謂義天付一定之
謂命義命雖二者其實一理也 仁智

合一存乎聖

善無不包之謂仁明無不通之謂智智仁兼盡則可以為聖

動靜合一

存乎神

靜則寂然不動動則感而遂通動靜相倚感應不測可以言神矣

陰陽合一存

乎道

一陰一陽運行不息則謂之道

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性實理也天道亦實

理也合而言之則為誠

自明誠

自明以至於誠

由窮理而盡性也

是自窮究事物之理以全盡吾性之實理

也者自誠明

自誠而及於明

由盡性而窮理也

是全盡吾心之理則於事事物物之

理自無不照也

性者萬物之一原

性者人物所同得於天之理故云一原

非有我之得私

也非天獨付於我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惟大德之人能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

是故語立必俱立已有所立必欲夫人以俱立禮之幹也知必周知已有所知

必使夫人以周知智之用也愛必兼愛使人皆得所愛仁之施也成不獨成使人皆有

所成義也彼自蔽塞彼或蔽塞而不通而不知順吾理者不知所以順乎

理則亦末如之何矣則亦無如之何

上達反天理君子上達反天理則所趨日以高遠下達徇人欲小人下達徇人欲則

所趨日以沈溺

湛一氣之本湛而不濁一而不雜者氣之本體也攻取氣之欲飲食臭味之需而營

求攻取於外者氣

口腹於飲食

口與腹之欲飲食

鼻口於臭味

鼻之於臭

皆攻取之性也

皆氣質之性營求攻取於外也

知德者屬饜

而已

屬饜飲足也君子知德之本故凡飲食臭味纔取足而已

不以嗜慾累其心

嗜好之末而累此心之本

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

如孟子所謂毋以小害大賤害

也貴是

盡其性

全盡在己所稟受之性

能盡人物之性

則亦能全盡人物所稟受之性蓋人

物之性與

至於命者

推而上之又窮至在天命已所從稟受之天命

亦至人物之

命

則亦窮至人物所從稟受之天命蓋人物之命亦與己一也

莫不性諸道

無不性具此道

命諸天

命之於天

我體物未嘗遺

我有此理萬物亦有此理具於萬物之中未嘗有

一之物體我知其不遺也

萬物之理即我之理理具於吾身之中知其皆備而不遺也

此體字與天體物仁體事之體一般

至於命

推而極於天命所在

然後能成已成物

而後能始於成已終於成物

不失其道

皆不失此道也

性於人無不善

是性在人無有不善是為天地之性

繫於善反與不善反

而已

若有氣質之性則關繫夫人能反與不能反而已反者克而治之以復其初也

過天地之

化

天地之化初無過差或不能復其本然之性則為過天地之化矣

不善反者也

此不善反

其性之正也

命於人無不正

天之命於人者無不各得其正

繫其順與不順

而已

亦關係夫人能順受其正與不能順受而已順者素其位而行之不敢有所拂違也行險以

僥倖

若小人專行險以冀僥倖於萬一不順命者也

是其不能順受其正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

天命流行賦予萬物本無非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氣聚成形性為氣

質所拘則有純駁偏正之與所謂氣質之性也

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然人能如

克治之功則天地之性復全矣

故氣質之性

故氣質之為性

君子有弗性者焉

君子不以為性蓋不拘乎氣質之偏必欲復其本然之善朱子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兼理氣而言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者愈清以汚器盛之則濁者愈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也

德不勝氣

義理與氣質相為消長德不能勝夫氣

性命於氣

則氣為之主理為之賓而

性反聽

德勝其氣

德足以勝夫氣

性命於德

則德為之主氣為之賓而性乃聽命

於窮理盡性

窮萬物之理而盡一己之性此學問之極功

則性天德

則者實渾化義

理昭融所性者即天之德

命天理

所命者即天之理尚何氣稟之為累

氣之不可變者

夫氣有定數而不可移者

獨死生修天而已

獨有死與生壽與不壽而已矣

纖惡必除

惡雖小而必去

善斯成性矣

則無有不善斯全其本然之天

察惡未

盡

惡雖已察而未去

雖善必粗矣

雖已為善然未至於全本然之天猶為粗疎也

莫非天也

人之氣質不齊要皆稟於天也

陽明勝則德性用

陽明而陰暗陽清而

陰濁稟陽之多者則明而不暗故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若夫領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其必由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

學乎

必須由學所謂雖愚必明柔必強也

大心篇第七

此篇論心大則可體天下之物理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

體猶察也認也開廣其心則能心潛於事物之中而究見

其物有未體

於事物之理未能體察

則心為有外

是此心猶未

人之心

世俗衆人之心

止於見聞之狹

拘於所見所聞之偏狹故不能體天下之物

聖人盡性

聖人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

不以見聞梏其心

不以所見所聞者累

於其心故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我泛觀天下之中無一物之理不

具足於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孟子云盡得此心之理則可知

性而知天蓋無一物而非天故有外之心正是此意

心苟猶不足以合天心則與天心不相似矣此言萬物一體性本無外人惟拘於耳目

之禍狹則私意蔽固藩籬爾汝莫能體物而不遺惟聖人能盡此性而心之大也無不包故其視物與已本無

間然所以能與見聞之知得於所見所聞而知者乃物交而知乃

與物交接而後德性所知性蘊是德則光明不萌於見

聞初不根於所見所聞而或以見聞為知之狹者耳

釋氏妄意天性

佛氏妄指天性

而不知範圍天用

範圍猶裁成也聖人盡性

故能裁成天地之道佛氏不知裁成之用則是未嘗知性也

反以六根之微

且謂眼耳鼻舌

身意為六根

用緣天地

悉本天地

明不能盡

言六根起滅無有實相

則誣天

地日月為幻妄

則誣罔天地日月等為幻妄

蔽其用於一身之小

此拘

身之小則蔽其用而不能推

溺其志於虛空之大

樂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

此所以語大語小

故其語大語小

流通失中

展轉流通皆失其中

其過於

大也

其言空虛過於大

塵芥六合

則曰六合在虛空中微塵其芥子耳六合上下四方

蔽於小也

其言人世過於小

夢幻人世

則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謂之窮

理可乎謂其能窮究事物之理乎不知窮理事物之理不能窮究而謂之盡性

可乎

謂其能全盡天命之性可乎

謂之無不知可乎

既不能全盡天命之性謂其於

性天無所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視六合為微塵芥子謂天地為有窮也

是以天地

猶且有窮夢幻人世

視人世為夢幻泡影

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是以人世有起

滅皆為幻妄莫知所從來也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二